

内 容 说 明

石零是近年来活跃在我国电视剧创作领域里的中年作家。他创作的电视剧多次获奖。本书收集了他的《太阳从这里升起》、《百年忧患》、《刑警队长》等七部优秀作品。他的作品源于生活，以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现代意识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荧屏形象。同时，剧本悬念感强，故事情节曲折，具有很高的可读性。

责任编辑：张 婕

石零电视剧作选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00千字 18印张 3插页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册

ISBN 7-104-00417-3/1·162

出版社登记证：（京）第150号

定价：8.20元

序

仲 呈 祥

去年，当石零与我同为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时，他对我说：“中国戏剧出版社为我出本电视剧文学剧本集，请阁下给舞弄篇序吧！”我当时只是打心眼里替他高兴，却并未把“舞弄篇序”之类的事放在心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时下作“序”之事，一般是名人或前辈提携扶掖后学之举，往往冠之于书前而增加书的分量。我既非名人，又与石零兄同辈，且论成就与出息，都远在他之下；如今要我勉为其难，岂不反倒跌了他大作集的分量！于是我只当他的话乃系自谦，不过是要“弯弯绕”地将他出集子的喜讯拿来令我等眼红罢了。

殊不知，新春伊始，除夕之夜，石零却从太原挂来长途电话，急匆匆逼要文债。挚友之情，却之不恭，这才害得我大年初一孤伏在书案前，为友情，更为我们共同钟爱的电视剧事业，写下这篇愧对石零兄大作的权且充“序”的陋文。

不过，对出版社为电视剧作家出专集，我始终是举双手的赞成派。那缘由，是因为我们太需要建设一支电视剧作家队伍了。在我国，小说有小说家队伍，戏剧有戏剧剧作家队伍，年产量百余部的电影也有电影剧作家队伍，而年产量已达五千集的电视剧（论容量已相当于二千五百部电影）却迄今尚无一支阵容整齐的剧作家队伍。剧本乃一剧之本。人们常对不少电视

剧文学品位不高表示不满，这不能不首先归咎于缺乏高水平的编剧。考察如今活跃于屏坛的电视剧编剧，有小说家偶而为之的，有电影剧作家当成“副业”为之的，有各行各业因热心于此而业余为之的，当然，也有为数寥寥的像石零这样的话剧剧作家而改行专业从事于电视剧文学剧本创作的。惟其如此，为石零这样的全身心投入电视剧编剧事业的剧作家的成长鸣锣开道、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石零系科班出身，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他自幼在东北农村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长大，少时丧父，生活的艰辛磨砺了他的意志和性格。初中毕业，他竟奇迹般地考上了大名鼎鼎的沈阳鲁迅艺术学院附中。这消息不仅令饱经风霜、含辛茹苦的老娘兴奋得流出了眼泪，而且也使整个村子的乡亲们十分欢快。“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石零肩负着父老乡亲们的厚望，从此开始踏上了他的从艺之路。高中毕业，他的画技大长。尽管鲁迅艺术学院附中老师一再动员他报考本院，但他仍抱着一种“闯天下”的好奇心理硬是又如愿以偿，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血气方刚的石零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吃了堑，也长了智。意外的是，还使他发现自己驾驭文学塑造形象的能力似乎比驾驭线条和色彩塑造形象的能力更强。毕业之后，他分配到太原话剧团，真正改行当上了编剧。

石零写过话剧，褒贬不一。但令文坛瞩目于他的，还是他触“电”之后一发而不可止的一系列电视剧文学剧本。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山西电视台的电视剧导演张绍林，两人谈得投机，于是有了电视剧《无字的歌》。之后，《白色的大

雁》、《太阳从这里升起》、《百年忧患》、《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刑警队长》等文学剧本都相继从石零笔底问世。作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电视剧剧作家，石零在屏坛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佳位置。

石零有着东北汉子的一股“倔”劲。一旦认准了真理，他便锲而不舍。他说过一段极其实的话：“近些年我写过一些作品，如果说还有些什么成绩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生活，是山西这块具有丰富历史文化传统的土地和沸腾的现实生活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热情。”^①“归功于生活”，这便是石零认的创作真理。石零对生活的热爱，不仅溢于言表，而且消溶在实践中。我曾多次听他说过，作家如果没有生活或脱离生活，头脑中必定贫乏，创作的生命也肯定随之枯竭，作品自然也就谈不上了。一次他拿着一张报纸，指着上面刊登的一则“××文联组织作家深入生活，作家们认为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永葆创作活力”的消息对我说：“这就怪了！深入生活是作家生存的前提，是保持作家创作生命力的自我需要。这是常理，为何还要经常发表此类消息，好像还是什么新发明！如果报上对农民也登出条类似的消息，说‘农民张老汉、李老汉、王老汉组织起来到南山坡种地，他们认为只有坚持种地才能长好粮食’，那岂不荒唐可笑！”可见，深入生活之于石零，犹如种地之于农民。石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多时候他都扔下娇妻爱子，南来北往。常闻“石零怀装八元钱，下乡捞素材”之说，其实一点不假。大概正因为他成年在外奔波，深感自己未能尽到为人夫、为人父之责，故常流露出这方面的愧疚情绪。他是

^① 石零：《我对“生活”的认识》，《中国电视》1991年第12期。

个感情丰富的大活人，出访日本时，为了给爱子娇妻买上理想的礼物，可谓绞尽脑汁，几乎折腾得连我也不得安宁。

石零对生活的热爱，还表现在他对生活真谛的执著探求。他同许多作家一样，也是书迷。他认为书是营养品，如“人参蜂王浆”、“十全大补丸”，确有健脑强身之功效。但作家不能单靠书活命，因为书中固然有思想、有感情，作家要把这些思想感情真正化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必须通过生活的磨砺，通过生活去咀嚼而将书中的知识化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为创作《太阳从这里升起》，他深入平朔露天煤矿生活。那里，“一方是初来乍到的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一方是祖祖辈辈固守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一方是讲究效益要求速度的现代化观念，一方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方式；一方是高楼大厦、现代化的机械，一方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埋藏了上千年的古墓群……”石零认为，所有这些，“如同走进一座图书馆，我在这里读到的、领悟到的比看过的许多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书籍还要多，因为这里更切实、更形象。”^①正是这种对生活蕴含的真谛的自觉探求精神，使石零的电视剧文学剧本创作始终行进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

忠实于生活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更使石零在改革开放后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各种思潮竞相亮相的复杂情势下，能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前些年，他曾到北京某大学住过一段时间。校园里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有许多时髦的见解，仅就理论本身而言，也颇能自圆其说，具有相当的迷惑性。但石零却清醒地说：“我觉得他们理论的出发点基本上是国外

① 石零：《我对“生活”的认识》。

的学说，从理论到理论，这就不免令人困惑，后来我又到山西的一些地方去转悠，同农民谈，同基层干部谈，看看我们农村的生产力究竟在什么水平上？农业的生产方式到底处于什么阶段？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规范着八亿农民的日常生活？我想，谈中国问题要是不把中国广大农村放在视野的中心，不把农民放在心上，恐怕谈不好。理论的框架不管如何精美，如果不以中国这块土地做视平线，不能把八亿农民放进场景之中，那么这幅画充其量也只是挂在客厅墙壁上的艺术品，大家欣赏欣赏而已。因为在中国，最终决定问题的还是那_C些什么理论也不大谈的农民和这片沉默的黄土地。这点，历史已经证明过了。”^① 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多么有力、多么朴实啊！

石零既热爱生活，又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黄土高原把蕴含的历史默默地告诉他，把沸腾的变革现实真诚地袒露给他。而石零却牢记着先哲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名言——“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效”。他既把深入生活当成保持自己创作活力的基本前提，又决不囿于生活之一隅，以至沉醉其中，反而不知其味，不识庐山真面目了。他注重“行万里路”，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处跑跑，然后分析比较，把握审视生活的时代制高点。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凭借自己对历史文化的较为深刻的了解和对现实生活的较为辩证的整体把握，写出一系列颇具现实主义思想力度和艺术魅力的电视剧文学剧本。即使在常人看来是相当平淡、相当难写的题材，如《有这样一个民警》、《好人燕居谦》，都被他从高致

^① 石零：《我对“生活”的认识》。

的审美视角出发编织得左右逢源、天衣无缝。于平实中写出诗情，这可以说是石零现实主义创作的一大特色。他深入了生活，他选择了题材；反过来，生活孕育了他，题料选择了他。这正是石零的大彻、大悟和大幸。

是为序。

1992年正月初一于京郊莲花池陋室

目 录

序.....仲呈祥 (1)

无字的歌..... (1)

太阳从这里升起..... (61)

白色的大雁..... (127)

百年忧患 (四集) (191)

有这样一个民警..... (315)

刑警队长 (四集) (375)

好人燕居谦..... (477)

附:

拓荒者的丰收

——石零电视剧作论..... 黄会林 王宜文 (542)

无 字 的 歌

无声的画面。

一双稚嫩的小手打开了小学一年级的算术课本。课本上写着1、2、3、4、5。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1”。

老师又拿起一个教具苹果，他在询问：“这是几个苹果呀？”

一个“人”字写在黑板上，老师用手指着空中比划着，从他的口型可以看出，他在说：“一撇一捺，人，这是个人字”。

一个女孩踮着脚，在黑板前颤抖着，但是终于写出了一个拼音字母“a”。

老师满意地看着，后来她让女孩发音。

女孩犹豫着。

老师殷切地期待。

女孩慢慢地张开了嘴。

“啊”——

一声清脆的童音打破了久久沉寂的画面，随即，如合唱一般响起了振奋人心的“啊”。

片名——无字的歌

“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渐渐变成无字的旋律，并不断的延续，充溢在天地之间。

蓝天。

大地。

平原。

群山。

滚滚的黄河。

莽莽的黄土高原。

画外音——

“你也许是个工人、技术员，某一个公司的经理，一个战斗在边防的军人，或许你还会是一个广闻博学的专家、教授，一个名震中外的作家、艺术家……总之，不管你是谁，大约都是从1+1开始学起来的吧？都有过写出第一个字时的喜悦吧？正如一个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也是由妈妈扶着他才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难道我们能忘记教会我们认数识字的老师吗？能忘记把我们带进知识的王国，走向文明的第一个引路人吗？能忘记为无数壮美的知识大厦铺设基础却一直埋在泥土之中，默默无闻的老师吗”？

字幕——

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晋西北一个偏僻的山村里。

地平线。

蒸腾的热气。

从遥远的地方不断传来清脆而迟缓的铜铃声。

一个青年人渐渐地从地平线走上来。

他脚下的土地干旱日久，在他不断移动的两腿旁边是因为缺水枯着叶子的庄稼。

年轻人停下了脚步。从他举足不定的姿态看，是在判断该走哪一条路。

山坡上。

一头毛驴驮着与它的身架不相称的高大的货物，吃力地往山上攀登。

年轻人擦了擦汗，向赶驴的汉子走去。他问着那汉子指给他另一条上山的路。

深谷中的川道。

年轻人走在空无一人的山谷里。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在他的脚下向上延伸。当他走近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他那简朴的行李上还挂着一把二胡。

年轻人的形象。

他一直朝镜头走来。

这是五十年代中期的那种年轻人，朴实，热情。一头修剪得黑白分明的头发，一条宽宽大大的裤子，一张还未完全脱去学生气的脸。

他是新来的老师。

村边路口。

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孩扑捉着蚂蚱，他手里的一根草棍上已经拴着七八只蚂蚱了。离他不远是两只在找草吃的羊。

男孩看见走进路口的老师，爬起来，提了提裤子，一声不响地看着。

一只名叫“豹子”的小狗窜了出来，对老师汪汪的叫着。男孩轻轻地踢了它两脚，小狗安静了。

老师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解开衣扣，擦着汗。

男孩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小狗慢慢地走过来，在老师的裤角上嗅着。

老师：“这是你的？”

男孩拘谨地点了点头。

老师朝村里望了一眼。他问：“这是羊角峪吗？”

男孩：“……是。”

老师：“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你……你到谁家去？”

老师：“到学校。学校在哪儿？”

男孩好像没听明白。

老师：“学校，就是念书的地方。”

男孩终于听明白了，兴奋了。

男孩：“你是老师？”他伸伸胳膊朝远处指了一下，“学校在那儿，我带你去。”

说完，男孩抡起赶羊棍，照羊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两下，羊发疯似的朝路上跑去。男孩接着追了过去。他跑了几步，扭过

头喊着：“我叫二虎，二虎。”

学校前的坡路。

二虎爬上了土坡，他朝跟上来老师喊着：“就是这儿。”

学校是一座小庙。

老师匆匆的跟了上来。他望着这个自己将工作的地方，脸上有种掩饰不住的兴奋。

二虎眼珠一转，想起了什么，突然往村子里跑去。

村中的路。

二虎边跑边喊。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老——师——来——了！”

学校的院子。

杂草丛生，坍塌的院墙。

教室是两间窑洞。房门虚掩，窗户上的纸早就被风吹落了，只留下几根像燕子尾巴似的纸条。

一个旧犁头挂在院子里的枣树上，那大概是以前办学的遗物吧？

老师兴奋的脸渐渐变得茫然了。

村中的路。

二虎喊着。

“老师来了”的喊声在这个山村的上空回荡着。

沟底的水池。

这是在山脚用石块垒起的一个不大的水池，水从石缝中渗透出来，流到池子里。

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正在池边舀水，听到喊声，她抬起了头，朝学校的那个方向望了一下，就又低下头舀了一瓢水，挑起担子，朝村里走去。她是二虎的姐姐。

村边的泥水塘。

几个男孩在泥乎乎的水塘里打闹着，听到喊声，东生从水里钻出来，抹了下脸，听着。然后匆匆地爬到岸上，套上裤子朝学校的方向跑去。跟在他后面的男孩，有的连裤子也没穿。

村边的玉茭地。

正在地里拔草的梅梅站起来，慌忙的跑到地边朝学校望着。

梅梅：“爹，老师来了。”

梅梅爹：“看你脚底下。”

梅梅拌倒了一棵玉茭苗。

梅梅爹停锄仰望天空。

天空万里无云。

梅梅爹：“慌甚，你当是龙王爷来啦？”说完他又锄地去了。

梅梅趁他爹没注意，慢慢地移动脚步，溜走了。

坐在地头玩耍的弟弟哇哇地大哭起来。

梅梅爹：“梅梅，梅梅……”

学校的院子。

老师迟缓地迈着脚步，朝教室走过来。

他推开了虚掩的门，几只野鸽子扑楞楞地从他头上飞出来。

教室内的景象。

蛛网障目。

在讲台的位置上有人用石块搭起了一个平台，上面放着供品，还有几柱快烧尽了的香火头。

供奉的是一尊残缺不全的神像，神像双目微敛，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神像的两边还贴着对联，奇怪的是对联上没有字，只有一排碗口大的圆圈。

整个环境呈现出一种阴森可怕的气氛，老师下意识的退了出去。

学校的院子。

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都来到了院子里。

一个小女孩，她叫春花，躲在墙角偷偷地看着。

东生想往前走，可是不敢移动脚步。

二虎爬到了枣树上。

梅梅背着弟弟，气喘吁吁的跑过来。

梅梅：“老师在哪儿？”

梅梅看到孩子们的眼色，不做声了。

老师呆呆地站在院子里，他好像什么也没看见。

静悄悄的。